

續古文辭彙纂

一函
十二冊

續古文辭類纂卷四

上編之四

敘記類

左傳秦晉韓之戰

僖公十五年

晉侯之人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

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王戍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澠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愼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惑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天子幣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惑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

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三三之睽。三三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宜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僭沓背憎。職競

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

僖公二十七年八年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尙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

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

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顓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焚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顓頤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

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旣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鄢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旣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韞鞬鞅絆。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

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

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旣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爲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左傳晉楚邲之戰

宣公十二年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
晉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
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
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
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
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
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
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
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
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
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

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
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
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
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
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
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
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蔣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
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
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
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

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臨。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眾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

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師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郕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